

湖南通志



湖廣圖說

卷之三

湖南通志卷六十四

學校志三 學宮三

寶慶府

府學在府治西一統舊在邵水東宋治平四年權邵州事周子建紹興中徙入城乾道中郡守胡華遷建舊址慶元中郡守黃沃增修嘉定中郡守劉保始遷建今所元至元中總管本牙失里重修後燬於兵明洪武初同知程斗南重建正統初知府姜啟隆景泰中知府周大民成化中知府謝省宏治中知府李德仁正統中知府石鳳嘉靖中知府周思忠增修萬曆中守道馮露知府冀光祚崇禎中守道張天麟改修

湖南通志

卷六十四

學校三 學宮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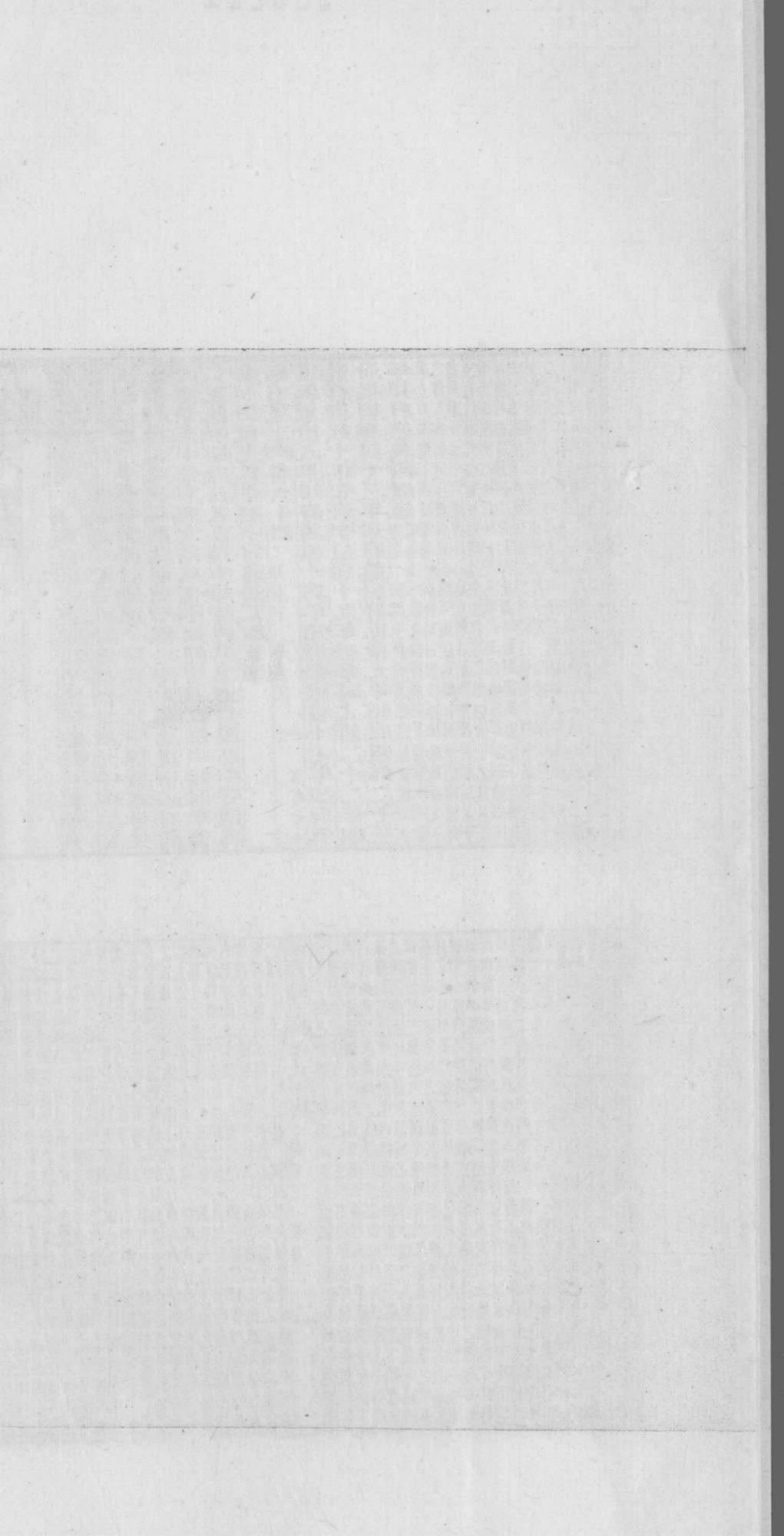
湖南通志

卷六十四

學校三 學宮三

國朝順治八年知府馮桓十四年知府張維養十七年知府傅麟祥康熙十年知府李益陽十九年提學蔣尤修二十二年知府梁碧海四十三年知府董紹舒乾隆元年知府張琳二十三年知府德興額增修舊志宋周子邵州遷學釋宋文正子之傳同上自閩都下及州縣通立廟祝州守縣令春秋稱奠廟天子之尊入廟肅躬行禮其重誠與天地並爲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中朝夕以瞻禮容心慕至德月益歲於頤宮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道澤而生民者有之然則夫子之教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牙門左虞右庚職嘗歷年辱頭戴守川待嘗拜堂下傷汗流背起而請地東南高明協下用舊贈新不日成就采章冕服嚴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備告成謹以幣藻齊式陳明彌以充國公顏子配孔聖之邵州遷學記先王知天下之士不可不善嘗欲濬其淵源培其根本故不憚爲之高堂大室以便其講習俎豆詩書以實其內清池修梁以環外大拱欲後進之士得以外游燕息專其思慮成文武之道德之實故曰處士就燕開此之謂也三代之時學校最盛

故其政理風化後世莫及兩漢以迄亂多治少然恩之甚也其病在不知追急之所由出風化之所由成故耳非好古不倦者安能汲汲於此吾友周惇頤茂叔以篤部員外郎通新永州來攝邵事忠其學舍敵隘乃擇地於牙門之東南因故競以事先聖有堂以集諸生棲士有齋藏書有閣造而望之儼交相告語其各奮勵修飭以無負吾周君教育之意而爲鄉里之羞嗟乎邵州古荆楚之地左氏所謂梗概杞梓名聞多山此出夫豈氣蒸潔之士可東帶而立於朝者邪然而近歲未有者非士之罪及教化之不確也今周君能知先王之本務而勇於敢爲邵之士能知周君之用心而銳於進學行見才冠天下名聞京師者多邵人也惟在勉之而已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致之四子故其所施設臯臯如此異時宋史書周君之善以爲後世法未必不以邵學爲先延之既聞命還記之治平五年正月三日也張栻邵州復舊學記慶歷中天子



物欲知者由是而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發得  
於具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也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  
世不外以教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外綏安附和以  
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  
者大豈端爲是哉今郡率民詔旨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  
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上人游於其間益盡思夫當  
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  
相與講明以析大義之分鄙古人小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  
之而弗失則庶幾爲不負先生輕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乎  
之人後養成就之澤而胡侯今日之復是學始不爲虛設矣學  
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司孔飛侯延之文蓋爲周  
先生作也其一紹聖二年武夷胡子宏謂之文雖詳之不詳得  
以廢廢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白足以傳後栻雖不敏幸  
記之次實榮且愧云治熙元年三月癸巳歲已壬辰以後  
入鰐縣主者繼之嘉定十三年柯山劉侯保治郡政成恩補嘉  
禾郡博士許君之望率諸生自學爲詩曰是子也苟利於  
士何惜一館舍先是郡人李使君純忠張孺授任并預以私錢  
五十萬備茲役至是果得用而劉侯亦慨然捐金穀以繕計者  
一千二百四十萬洪別駕補助其數之半相與共之時召定提  
役諸士悉力奔走載長補短移苦勞勤使吏捷宇輩飛左脣右學  
由校星門由殿門而入則兩廊爲壁以喻從祀中爲大成殿役  
織藏書庫有車門由東門而入則兩廊爲倉以生徒中爲  
講堂後爲貯舍錢有庫米有糧池地沿室具營度於是歲仲  
秋越明年暮春就緝於陽之方尚正焉洋洋水之制備馬賈耗請  
役者如歸師儒具有存釋奠齋宿則縣官在士庶來觀恭執勅色若  
爲若何今爲若何諸君與宿生走書京邑乘載奉行各郡人  
也我不得辭因復之曰國家開設學校渤海內外教養則  
人才之興焉交物之盛衰郡異而縣不同豈學宮盡能爲利鋒  
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止復於其字以還其所造之舊地

湖南通志 卷六十四 學校三

湖南年興廢廢常陰陽者流實汨陳之易置他所既易而復自胡侯  
華公始而地則復而直反閣塞門峻壁非其舊也而造或  
夷徹藏而通繩紓而直成之殿廊昔之閣講習之室或造或  
因梁門直廬從祀之廟肆業之齋庖福境皆一新之於是盡  
復濂溪之舊自黃侯沃始也經始於去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  
事於今春二月二日是日侯與治中陳公岐郡博士胡君祖  
事於先聖先師退走來書請記其役使萬里侯曰君其再復  
學宮以完濂溪先生之舊將止於復其字以還其所造之舊地  
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止復於其字以還其所造之舊地  
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爲萬里之學之字以還其所造之  
舊地也士修於家聞於鄉鮮能以文墨經術爲聖時之  
家者流連形勝而樂紛更靡非也是後也視之者固君菴者之  
法曹張城佐其美至元四年秋太守尹謂堂弗稱適教授範  
之聲諭魯如也士修於家聞於鄉鮮能以文墨經術爲聖時之  
其地省其復母尊其字大也儒家者流連進取而喜改作陰陽  
是必學宮弗利焉爾又在郡作甚多士必擇山川之勝而之  
吾郡於堪輿家輒不合此奉詔學建在郡之左治平四年改  
下於郭門外谿水東紹聖乙亥徙入城今貢院是也乾道癸  
亥

復從於郭門外舊襟抱窮飄氣音漠終不滿人意而郡博士  
解否且遠距三四里師子弟不相接用潦斷孤出不得渡朝旦  
屢以治之西不百臯武非郡即如伏破碑闕閭第瓦鱗  
鱗而望仙人享清山名圖書然茲非地也固爲子自第過客士  
未郡博士許君之望率諸生自學爲詩曰是子也苟利於  
士何惜一館舍先是郡人李使君純忠張孺授任並預以私錢  
二十萬洪別駕補助其數之半相與共之時召定提役  
役諸士悉力奔走載長補短移苦勞勤使吏捷宇輩飛左脣右學  
由校星門由殿門而入則兩廊爲壁以喻從祀中爲大成殿役  
織藏書庫有車門由東門而入則兩廊爲倉以生徒中爲  
講堂後爲貯舍錢有庫米有糧池地沿室具營度於是歲仲  
秋越明年暮春就緝於陽之方尚正焉洋洋水之制備馬賈耗請  
役者如歸師儒具有存釋奠齋宿則縣官在士庶來觀恭執勅色若  
爲若何今爲若何諸君與宿生走書京邑乘載奉行各郡人  
也我不得辭因復之曰國家開設學校渤海內外教養則  
人才之興焉交物之盛衰郡異而縣不同豈學宮盡能爲利鋒  
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止復於其字以還其所造之舊地  
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爲萬里之學之字以還其所造之  
舊地也士修於家聞於鄉鮮能以文墨經術爲聖時之  
之學遷止此矣今而後甲推其民民推其良子降師也  
最多少冠最盛焉公勤之力抑山川之靈有待而發也郡  
見治閭究聖賢之指歸熟古今之治忽則笄拾青紫武接  
不能以文章革國以道德範俗則事業齊當時白遷學始也厥或  
車之初伏謁於庭因覽德宇領揚弗葺乃捐俸重修殿宇士  
好義者捐資以助其所不逮於是進德堂天章閣煥然一新士  
員外年間立學於城闕之中左因右廡臨陋弗革治平四年鶴部員  
堂致事局以修完歸有凡席之學生徒有講習之地太守朔來  
神青故宮也稽諸閭居郡事可反至四年秋總管木偽失里下  
之好義者捐資以助其所不逮於是進德堂天章閣煥然一新士  
真成其美至元四年秋太守尹謂堂弗稱適教授範  
誦之聲諭魯如也士修於家聞於鄉鮮能以文墨經術爲聖時之  
其地省其復母尊其字大也儒家者流連進取而喜改作陰陽  
是必學宮弗利焉爾又在郡作甚多士必擇山川之勝而之  
法曹張城佐其美至元四年秋太守尹謂堂弗稱適教授範  
之聲諭魯如也士修於家聞於鄉鮮能以文墨經術爲聖時之  
又賢有司矧今至一新士類隣出將見捷銘振響固鑿牆  
國每以興造爲己任若帝師殿邑庠學歲歲所派之地掉有

成績堅底拂掌應可觀誠使天下之爲郡守者皆如賢太守刑清詔簡政治風清又能推盛心崇學校則文翁之化莫貢之政不啻過也推此勸懲梁上國際風雲之慶會薄霖雨於蒼生豈但如今日之所觀而已哉毋謂片歌藻滿而忽其臧否僅書之以勸後人云至正元年七月望日趙淇賈路學興造記漢史傳荀子首文荀咸爲已私錢穀獄公事獨謂其興學校教誥生明經飭行至意蓋禮樂教化所以爲政之本有民社者向道程功於茲宣勅可不謂賢乎湖南郡皆有學其在都者乃濂溪先生所過化先生默契道妙倡明理學夫子微旨遂以大彰則於其與祀講誦之地必務華奐修飾實始稱副郡學凡五遷宋癸卯春爲今宮階歲月寢久弗更且敵十一年二郎月逢舊花亦罕馬魯丁實任提調戾止校宮與同知忻都府尹王招孫環顧周審慨曰事若城而實亟者修頓矣是也不可當吾時而不新是圖苟無以仰體朝廷右文崇德之意奚以提調爲是春耕府治成凡餘羨材物悉歸之學於是與教授劉秉彝議修白儀門櫺星閣明雨廡嗣工量製奮張時三月之爲也先是從祀皆繪於壁亦既疾墨不見嚴擬曰今殿像已塑也不可是彌像乎乃倣亦既疾墨不見嚴擬曰今殿像已塑也其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不檢揚雖工畫之仕慕皆當時名儒也况後世乎道之不行也于五百年前後濂溪周子出焉周子之道孔子孟子之所傳也其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皆所以盡其性於內無怠乎外也由周子之道用爲伊尹不用爲顏子鉢躬冕而塵虎爲安皆當世速達之徒也况後世乎經周而治惟漢近古夏王招孫環顧周審慨曰事若城而實亟者修頓矣是也不可當吾時而不新是圖苟無以仰體朝廷右文崇德之意奚以提調爲是春耕府治成凡餘羨材物悉歸之學於是與教授劉秉彝議修白儀門櫺星閣明雨廡嗣工量製奮張時三月之爲也先是從祀皆繪於壁亦既疾墨不見嚴擬曰今殿像已塑也不可是彌像乎乃倣亦既疾墨不見嚴擬曰今殿像已塑也其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不檢揚雖工畫之仕慕皆當時名儒也况後世乎道之不行也于五百年前後濂溪周子出焉周子之道孔子孟子之所傳也其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皆所以盡其性於內無怠乎外也由周子之道用爲伊尹不用爲顏子鉢躬冕而塵虎爲安皆當世速達之徒也况後世乎經周而治惟漢近古夏

湖南通志 卷六十四 學校三 學宮三

傳諸賢皆舉助之爲錫器二百餘藏書有閣曰尊經閣爲弗治戶壁書帙散亡名實不得備乃篤其櫃乃墮其龕若哀經史掌籍則數千卷充入之自倡自候至僚佐掾吏章牘於佩率是來獻時則夏秋之爲也洪間而歲日賢哉郡侯之用心也以民事自請者往往視吾道甚不切問知尚諭不過理學新一二膳屋止今俟重學事若家事門庭峻齊重屋雜列於使學者舊改化舊美像聖從祀秩序在庭於以使學者景仰月之爲也祭有器舊止刻鏤採飾久則壞又不中度侯倡捐已

心其雖焉口其言焉身其行焉一惟道義應行其務焉而無藉乎其外焉舉而備諸大夫之位百執事之列則功被社稷而澤潤斯民此先王之治所不可及也周衰井田廢而學校之政息矣雖閩里之教親告以子天子之化沂水之誨陋巷之上之辭數子而已其餘千載爲學以聚斂爲任以正名爲迂以短慮爲安皆當世速達之徒也况後世乎經周而治惟漢近古夏

湖南通志 卷六十四 學校三 學宮三

焉倫曰其然乎乃原學以告於閩人有問周子風而興者此侯之功也陳子實慶府復舊學記宋濂溪周子攝守邵州因學宮地弗吉遷城之外東南後百餘年胡侯復舊學南軒張子記之是胡公之前不知有幾遷矣嘉靖間劉侯遷學城東南吏部元春記之而我朝又从東南則劉侯之後又不知凡幾遷也正德間僉憲湖江廷桂復自東南遷入城四十餘年諸弗若東南古諸生病焉嘉靖乙卯諸生復以遷學請余曰廟學以安聖靈非爲諸生就變物不審以勞神變母乃不可請半固以請乃思兼按資德閣史科給事中李君遇元以使至皆可其議遲命授王舟告廟遷焉事半領河南濟源縣巡撫都御史姜君儀巡按御史高君節俱以檄允有司以時來以舉鑿至是乃克舉之父老傳頌子舊學在東山邵水之閒今以山川攻之是其舉不啻親承周子所定固聖靈之所安也是役也匪惟諸生以從周子匪惟周子以安孔子孔子安廟學定矣如右復議者必堪非官



九年知縣張起鵠修乾隆十二年知府王璕遷建府治右二十二年知府鄭之儒仍遷建郡學舊址嘉慶十二年教諭周世學重葺咸豐五年知縣邵綬名重修九年燬於兵十年邑紳伍澤駒修復<sub>詳志</sub>明辟庙邵陽縣重修學記余嘗行天下登名

澤駒修復<sub>詳志</sub>明辟庙邵陽縣重修學記余嘗行天下登名駒是道之大無不包而細無不入初不以遠近而有別也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其流行充塞於宇宙之間亦當有遠之謂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之閒渤海內外肇祖廟國恩夫小子皆能稱君子之號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而能遺也實地廟宇爲邵陵縣在是地之旁去中州數千里歷世既久風氣萬物全周元公始倡道學之傳爲駕部員外郎通判承相繼發遣都事視官始學遷於邵水之濱具其經說文曰惟夫士道高德厚後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今設其處地勢爽朗林木森然帶潤早晴霽微雨誠講學之作所也當時學者既相與翕然從其風而流風遠播更久不甚遠其皇明大成皇帝成化丙子歲立學於天下之後秀以教育之於時懿令薛德中克遵明命因元公所遷故址而增崇廟宇以新教化述

湖南通志卷六十四 學校三 學宮三 九

士子文多

今六十餘年而殿廡彌新神龕肅至形嚴何承芳以進上乘知縣事始至謁夫子廟庭視學如是大禮禮典弗苟敬化鑿池遂委郡村合毀工以時興修之百廢以之俱興而廟宇兩復廣而大之又聘夫子及配享從祀諸像像已既成乃進其生於庭而告以務學已治人之要由是上風一新詩書禱祀之教延及齊民余至其邑人既交稱其政長而學官復請記其興學之事以告來者余謂承芳不以邵陽僻遠而能厥鄉之美慕景仰先哲之遺風作新廟宇以興起士氣可謂知所務者矣因是驗聖人之道尤集流行於宇宙間者益莫如其所種也述昔此使利之一國朝廟之廟邵陽縣學復古記器物之沿自漁溪先生也其記者謂其屢遷復而卒歸原故也以是爲郡陽學而他徙特贈會得山川之元氣余感然曰此何地也於是卽遷溪先生所遷邵陽之學地也十年前誤被置邵治之右單心甚皇然不寧今公一覽而與先賢默契合等請得因公之不遠之復可乎余曰此何事而可輕也弱此既以不捨而遷今豈得爾遂復諸生始歸焉

心無不踰躍但公之名望後學終主其事耳余乃消忘以復復審顧見大陸基址宛然而兩旁無舍亦若无天然位置惟立文昌閣不宜同域得擇外隙地近乎步於乾刻之位爲開基卓之形以象文筆則功列矣諸侯矣生懼然謂此地舊有石址相傳謂建於此廢已有百十餘年作化無窮諸生莫或問知何公之神契復乃爾也余曰此祀之固然夫何足異顧因其理而實見諸事在諸生之自方耳皆應目唯愛始事於成寅之秋訖多未而告成地從初吉而虔制之開敏舉密觀皆有加焉余惟建學明倫將以自復其天地之敎靈抑後也然即以地言漢溪先生順其天之自然而然之後之人安於天之固然而守之其見之不明而妄有回憶究其天有不可泯者今一舉而復其舊而勃然燭然沛乎如泉涌乎衆雖無凝滯示人以作聖之幾即一學地可驗矣內是而資之於學行之於世其幾一也其在詩曰吾其吉歸焉尤誠今而後邵之派衍濂溪而源迦洲則其必有在矣是後也每其事者邑納丁亥等七人至官其事而務以作善爲事神事無懈時則知邵陽縣事陣景在與余有同心焉因需書以志不朽且謹述

之人文將自此而盛云

湖南通志卷六十四 學校三 學宮三 十

七  
士子文多

海雍正十年知縣姚留良乾隆十五年知縣戴高二十四年知縣梁棟增修三十三年知縣侯可儀重修嘉慶元年知縣趙雲嘉靖中知縣建辰利賓余傑萬曆中知縣姚九坊增修明末是卽遷溪先生所遷邵陽之學地也十年前誤被置邵治之右單心甚皇然不寧今公一覽而與先賢默契合等請得因公之不遠之復可乎余曰此何事而可輕也弱此既以不捨而遷今豈得爾遂復諸生始歸焉

縣志  
明楊守陳新化縣遷建學記新化之邑自永樂甫中至景泰改元又壞良其瘞也徙於其西元季壞丙初復之

官若在所必盡然邑小民寡費將安出時正治獄獄有略當入  
外有廟祀城隍尤敬當持於其地宏瓶可以立學請從而易之  
君以告於吳公郡侯不可無述西湖君之從子炳修治竭予作記  
余間之化民成俗必由於學大學之道在訴其德以及民耳宋  
之期是邑而命之名也其謂造新邑以敷新化也抑謂邑新者  
猶化隨以新耶然當國朝教化之昌覃於四隣而是邑之賢能者  
雖無乃狃於舊耶而邑旣舊而學廢新殖也新而廣矣跋也  
新而半矣陋也新而美矣上可不新其德以稱之乎德苟訛也溫矣  
鄉翁之國庸之勤業也無疆聲光焯乎不朽蹕得而誰之  
公有言教化國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吳公賢大臣固知務矣  
而郡侯演其說謝公就其緒皆賢矣哉國朝姚鼐襄新化  
而不修學及增置器皿至聖先師之道徧天下五遷未以有學  
不飾學制不具而能致崇奉者也新色學宮自五遷以來  
已定第歲久漸圯不急修之非所以培根本肅觀瞻也因倡捐  
於前而樂助就事者皆爭先恐後至於釋奠之祭器樂器皆典  
禮之不可缺者復與前廣文劉君矩商祭器若干於人  
而樂器尙未遑行將漸次謀所以備之焉於戲學之法本於人  
學校三學宮三

(文三) 例

職廢誠而未舉者屢矣歲庚子顯鶴客長沙晉南胡侯將卒吾  
邑枉過下問求邑中最先之務願聽而以爲己任既抵任美  
邑人而詞之環委矣同乃首先塞厥路令下肅然無敢越行一  
步者乃次度厥基宜增鑿三尺利用築乃次擴厥庭宜階長二  
丈利用拓乃按圖次規四阿雨下之調正揆圭測影之方制  
小而爭材薄而瘠利用革乃鳩工材千尋之木百仞之石破  
諸西南諸山竪搘之瓦臘錄之物市諸銅官湘濱其劣充牆壁  
贍地用者取境內淨土陶之乃籌經費所出不分而卒不勞而  
集不拙而盈百物騰躋魄嗟立辦於道光二十一年六月興工  
次年十二月落成時郡中方有事於修志例得纂入禮書而先記其略如此

武岡州學在內城外麓山之左相傳晉縣令陶侃卜建宋崇甯  
中遷建宣恩門外紹興中遷建譙門西湧熙中主簿范堯譽知  
軍何季羽嘉泰中提刑陸世良嘉定中知軍史彌留王可大增  
修景定中知軍趙希遇重建咸淳中知軍楊異增建奎文閣元  
湖南通志卷六十四

學校三學宮三

國朝順治十七年知州吳從謙重建康熙二十三年知州羅守  
彊遷建雍正十三年知州王邦祐遷建岷藩故址乾隆二十六  
年知州席芬復遷建今所學正柴發第丁世傑重修嘉慶二十  
年知州陳佐重修道光十五年學正張力興重修同治元年知  
州袁青綏蔡式鉉相繼重修(州志)宋鄧內武岡重修學記  
列傳皆祖唐經繩井井詰轂雲海隱然形勝往往以武名然文  
武鼎相接古者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於是乎堅甲利兵制





定邑知事史彌南遷爲修葺榮定爲太府丞陽襄攝教唐日宣

關外天啟中復遷建縣東志一統

國朝順治十八年知縣崔鈞康熙二十二年知縣劉敷忠增修

乾隆五十四年知縣黃德基重修嘉慶十六年知縣羊拱辰遷

今所舊志元張開南都南霑修學記聖朝以文治天下詩

不草破武門在湖南遠郡新甯附庸邑其間爲點綴巫蠱連

雲霞谷而風俗淳儉士皆風正經訓諭有儀未嘗不與名州

望弗克博文化延祐二年春達魯花亦重帖木兒賴曉弗第始

誠改舊集儒紳謀之且曰茲已非無賢有力者然好禮而樂善

惟李卓甫爲稱最吾當禮勤之誠喜曰得人矣徵至靖甫即受

殿十八明倫堂以開詩五建書閣上又翼兩廡齊爲開凡

五樓星森嚴爲開有五應門如之於是制作悉備學聲宏

佈爲觀有加焉已大夫長歲督曹佐者艾威肅彦士咸敬結嗟

異謂君有加焉於福者必惟其教是訪金龜碧琉璃甫乃能排斥外見欽重化源卓哉偉尚超於世希萬斯疾

湖南通志卷六十四

學校三學宮三

是役也凡用精勞以措計一千五萬有奇剗脊腹以爲期畝凡

四百無斬容無壞氣方且求所未葺將裕爲之湖南憲長孫君

周卿以其事語南學記之耐弗復授周卿學行聲振湖之南北

行不苟不妄許可予知其爲義君子也寧濟其尤子以只

義不爲無勇南軒先生以無所爲而爲者爲義真非假是以

階榮非設是以謹譽非惡是以微祇透印惠助財文明理

官之所載及先輩人之所未載其勇爲義則無所爲而真

知義者數者生以篤厚亦必澆灌昌昌以資同美爲心以

明德子數爲學以虛大極微爲則重公作新之石竟原甫興

建之美均不無厚望焉靖甫名卓然平江州吏目云延祐

年戊午夏五月既望明經舉新霑修學記最百里之芳於

之滿於先之道而以善美以誠矣其用而不殆乎

常建勸業爲惟道政之首務也我朝受天朝命興有風方

惟先聖之道是遵是行學宮之建偏萬天下然收卑陋弗補亦

何以安聖心而作之志仰抑聖天子崇儒重道之意成此新霑學

之修所以不可無紀也縣霑寶府武陽州本古夫夷地宋

興開始圖爲縣開建學爲元季廢於兵燹國朝洪武初始復之

之東爲學規模早固無經久計適湖廣按察使泰和蕭君頤治

正統己巳又遭兵火之變轉爲荒墟景泰辛未健个縣治即

至新甯泰陽創下丁真秋隘

新甯縣學在縣東內舊在東門外宋紹興初建哲明正德中

遷建縣東嘉靖中遷建縣治西萬曆中遷建金城鄉又遷建

南

重建元皇慶時尹延承值又建爲儒林書院明洪武庚戌年

侯純仁或遷或修造了未則州守江侯源遂爲之也已州

地手植雙杏則是州學又自宋昉也諸文所云遷地互見不

一而大略言前把弄肩石倚牆石枕城廣渠是徙移也不起數

武惠以就雙杏爲近是明末殿廡崩壞至國朝順治戊戌吳

侯來牧茲上己亥秋守憲轍公以陪巡至多士請建廟學報公

設然自任卽與侯謀舉行乃越月而翰公以捐門東行矣侯身

承之謂志以最後而紀事爲詳謂以屢易而定者爲吉述學在

宋廟表首告數十年遺址風氣攸卒其之便遷請於今考

津公府憲們公理刑私公以以己亥冬鼎建正殿東子香門廊

柱扶櫓次第聿新爲更初將有事於釋然闕都士民謂耳有言

于吾吾帝子學之旨與今當路及吳侯相從之意將

以爲學爲聖賢之地厥卽伊堵植功名之地也人以功名而

何如自命以聖賢卽地靈偶難人以功名而決不能耐人以聖

賢聖賢之道內理所處不過格致誠正修外明人偷不怠視義

亦惟此然其最嚴者惟義利之間漢公孫宏對策第一當時汨

湖南通志卷六十四

學校二學宮三

是曲學門出宋仲淹白晉陶恒公而自宋迄明遷復不一其

之傳指計出處故記傳行諸編良在吾願教者楷模焉

庶幾不賴復於貢獎尤光耀於清貴異日策名天衢流芳更冊

張君相度體量其能拙則見高明大端羣山直秀二水環清

當路興發革故鼎新之息也王上則龍武州遷建學記武同

之學出來已久相傳罕白晉陶恒公而自宋迄明遷復不一其

中文章辭藻名先輩者固不乏人而形家者言每補輯有舊

傳補之中宜憑於此予聞其說而熟之未遑也性術格在內求

事功非向外發揚也去謙謙名潤源深潤無自負其窮經致用

之初心則本深末淺大音闇處則爲民望出明爲國

職皆於是乎在東南富文辭取科第而已哉爲記

新甯縣學在縣東內舊在東門外宋紹興初建哲明正德中

遷建縣東嘉靖中遷建縣治西萬曆中遷建金城鄉又遷建

南

曰此非有司之罪也雖然吾不以炳民度足以居周視既無有然  
既具遂命過刊王信董其事如縣辛存知州李復悉賈於官  
以廣其基策土以寒其望作大成殿五間觀以兩廊前爲校地  
廊星門作明倫堂三間兩廊於左有生徒有舍會律有堂神  
庖廩庫附于傍作課舍告成民不知勞矣閤高明丹霞林奕來  
游者增色邑中之後莫不勃然興起慕之因於是教官李時顯  
等相與謀曰新甯縣之有學惟觀實自今日始僉憲公之作興  
良有司之效力皆當有述乃撰書傳使隨詩吏來翰林未予文  
記之嗟乎先聖去今幾二千載其道在人心猶一日也格言之  
大訓昭著方冊朝廷以之取士學者以之植身講明先聖之道  
無有過於今日矣學宮既成用游目纵观所以善俗之道所  
以建立勸業之本其居也必成用先聖之道以修政化身齊職家其  
出也必用先聖之道以佐吾君治吾民爲嘉語倍之丈夫  
可以副朝宗廟之意答賢風紀良有司修學之勤凡禮物咸於  
於冬日掩覆之固則其遇春也必盛新廟之爲縣自宋及  
今三百餘年山川之氣蓄之也厚殆將有豪傑者出矣惟  
於斯厥學於斯者其加之意毋徒爲口耳學以得罪先聖  
也學體始於成化癸巳冬十月成於明年春二月記於乙未  
春正月請制於麗澤之石以告後來成化十二年歲在丙申春  
湖南通志 卷六十四 學校三 學宮三

國朝康熙八年知縣蔣遵國遷建縣城東二十年知縣王謙增  
修五十八年知縣曾天用遷建城北五十九年知縣李可鉉增  
修乾隆四十六年知縣倪爲鑒 增脩 湖南通志 明湖廣巡撫  
要亦無時無之無處無之也我朝受天明命繼起淮河一區  
寧列聖祚承裕百五六十載於茲海內外固不率備耕種  
城步舊稱僅足爲富道謂公憂幸天兵先後翻平夷蕪無  
處民謂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求之既來之則安之比安矣不  
作邑以官長之不可也邑作矣不立學校以師誨之亦不可也  
乃請於上允焉於是度地定位鳩工庀材聘自林侯宗舉之異  
湖南通志 卷六十四 學校三 學宮三

## 岳州府

府學在府治東南一統  
志宋治平中知軍事趙尚之創建明正統  
中知府易善成化中知府吳節戴濟宏治初知府李鏡正德中  
知府黃巽嘉靖中僉事王宗濬知府陸邦天啟初僉事王景崇  
禎中知府郭養性

國朝順治三年知府馬宏長十一年知府李若星康熙十九年

知府李遇時三十六年知府張信四十八年知府孫道林乾隆

八年知府黃凝道五十四年知府圖爾炳阿重修

舊志重修<sub>宋胡</sub>重修<sub>新志</sub>新志重修<sub>岳州府學</sub>

記學之失有五而其難有二蓋自書契以來至於今不下數千年紙墨之傳以萬端卷不知其幾也則有溺於名數者焉則有困於訓诂者焉則有役於記述者焉則有耽於文辭者焉則有惑於異端者焉夫是之謂五失豪傑之上實自然所致於流俗曰道德性命聖人之奧也豈是五者之間無所索之以私智窮之以草言之成經而持之有故持出其下者滔滔之也則從而相之曰是誠得聖人之奥矣今述其言資之無深也居之無安也雖欲不變亦未由矣終於惑異端迷義利舉外夷雜屬聚擾之具亂正教誤高詔故學風詰俗而得正一難也明善審是擇中庸而無君之極其勢然也妙學而得正一難也自漢唐以來取士之制不至善不身踐之猶無有也是二難也

本乎先秦之漢唐明經而希望青紫之拾桓榮隋古聖朝空侈車馬之賜跋於五夫而遠二難惟利是趨俗遠益弊先師大儒之學之過幾於憲矣天子聞焉乃詔中外興復庠校罷二術出門而歸進諸生問要謂一一指示謂某也立德某也立功某也苦志說教之名出傳之故府皆發明誠正修齊仁義之旨儻如吉垣同室先後一舉去私智而存公義之是私智弱如輩斯飛龍半新左右那名臣鄭賢兩祠書簡系氏只視不食博後之此地盡無茲民社者有不惑於美斯愛愛斯傳乎遙邇而下庶無百尺階程號稱乃作樞星門檻星森羅將高數仞拔地而立無候每因材爲物植桃李櫻矣頃粉蓋蒼聽示不言成蹊之意而括人士環比於甘棠之遺且垂倫舊講地一經改構坊表赫然而俟適徧授餐立典故明五倫攸敘濟濟跄跕考鑄錄而孝弟之義油然以生是役也肇於辛卯數月而雕工告成邑人趙大仲配享侯廟

湖南通志卷六十四

學校三 學宮三

王

國朝順治三年知府馬宏長十一年知府李若星康熙十九年  
知府李遇時三十六年知府張信四十八年知府孫道林乾隆  
八年知府黃凝道五十四年知府圖爾炳阿重修

舊志重修<sub>宋胡</sub>重修<sub>新志</sub>新志重修<sub>岳州府學</sub>

記學之失有五而其難有二蓋自書契以來至於今不下數千年紙墨之傳以萬端卷不知其幾也則有溺於名數者焉則有困於訓诂者焉則有役於記述者焉則有耽於文辭者焉則有惑於異端者焉夫是之謂五失豪傑之上實自然所致於流俗曰道德性命聖人之奧也豈是五者之間無所索之以私智窮之以草言之成經而持之有故持出其下者滔滔之也則從而相之曰是誠得聖人之奥矣今述其言資之無深也居之無安也雖欲不變亦未由矣終於惑異端迷義利舉外夷雜屬聚擾之具亂正教誤高詔故學風詰俗而得正一難也明善審是擇中庸而無君之極其勢然也妙學而得正一難也自漢唐以來取士之制不至善不身踐之猶無有也是二難也

本乎先秦之漢唐明經而希望青紫之拾桓榮隋古聖朝空侈车馬之賜跋於五夫而遠二難惟利是趨俗遠益弊先师大儒之学之过幾於憲矣天子闻焉乃詔中外兴復庠校罢二术出门而归

湖南通志卷六十四

學校三 學宮三

王

故徵進諸生問要謂一一指示謂某也立德某也立功某也苦志說教之名出傳之故府皆發明誠正修齊仁義之旨儻如吉垣同室先後一舉去私智而存公義之是私智弱如輩斯飛龍半新左右那名臣鄭賢兩祠書簡系氏只視不食博後之此地盡無茲民社者有不惑於美斯愛愛斯傳乎遙邇而下庶無百尺階程號稱乃作樞星門檻星森羅將高數仞拔地而立無候每因材爲物植桃李櫻矣頃粉蓋蒼聽示不言成蹊之意而括人士環比於甘棠之遺且垂倫舊講地一經改構坊表赫然而俟適徧授餐立典故明五倫攸敘濟濟跄跕考鑄錄而孝弟之義油然以生是役也肇於辛卯數月而雕工告成邑人趙大仲配享侯廟

國朝順治三年知府馬宏長十一年知府李若星康熙十九年  
知府李遇時三十六年知府張信四十八年知府孫道林乾隆  
八年知府黃凝道五十四年知府圖爾炳阿重修

舊志重修<sub>宋胡</sub>重修<sub>新志</sub>新志重修<sub>岳州府學</sub>

記學之失有五而其難有二蓋自書契以來至於今不下數千年紙墨之傳以萬端卷不知其幾也則有溺於名數者焉則有困於訓诂者焉則有役於記述者焉則有耽於文辭者焉則有惑於異端者焉夫是之謂五失豪傑之上實自然所致於流俗曰道德性命聖人之奧也豈是五者之間無所索之以私智窮之以草言之成經而持之有故持出其下者滔滔之也則從而相之曰是誠得聖人之奥矣今述其言資之無深也居之無安也雖欲不變亦未由矣終於惑異端迷義利舉外夷雜屬聚擾之具亂正教誤高詔故學風詰俗而得正一難也明善審是擇中庸而無君之極其勢然也妙學而得正一難也自漢唐以來取士之制不至善不身踐之猶無有也是二難也

本乎先秦之漢唐明經而希望青紫之拾桓榮隋古聖朝空侈车馬之賜跋於五夫而遠二難惟利是趨俗遠益弊先师大儒之学之过幾於憲矣天子闻焉乃詔中外兴復庠校罢二术出门而归

萬事始未嘗追捐俸中修始於乾隆八年七月越四月告竣欲  
廟日夕魏晉推以厚民生善民俗急比成年登禮閣問里牒湘將  
括際此而廣膠庠之風正守者貴也凡所用皆出公私  
巴陵邵地臨車湖控扼南北山深水秀代有文人則所以整古  
而振興之者可或緩或急既盡賢才相所先後更伏念聖  
天子就稱師表卓然廟生於今勿弟拔拔於文辭聲譽之  
已也其必效之修講禮義廉恥之實而爲之守令  
節長者亦必本身立舊儉素屢以勤於有成由是崇爾基豆  
駕眷在廟以時因禮於津亭營漢陽之原望也大阮學恭  
目出主佐右支之治也是明子之厚望也大阮學恭  
州府重修學記居相爲楚南東都治巴陵縣舊各有學郡居  
治之東南諸高阜規制殊闊綿延歷久半就湮圮值苦雨則嚴  
廢在牀草中秋雨弗晴安苗者出字是耕雨不車雨歸而新集  
郡人于諸之以詔用洪樂無成書繼曰大殿先師聖  
所依不可謂謀故是名也遂捐己貲以助工委屬吏廉  
能者司之身親化勞頓易矜憐舊祭器多殘缺悉倣式製造  
不備只慨落成慶開大殿仰仰諸君入無附焉先是王士  
衡學接試正順殿後早揭榜寧南號以錄科取來月即  
謁之次仰是極子新穎微以城遞造廣文官及諸生面諭之  
湖南通志 卷六十四 學校

國朝康熙六年知縣李煥重建十九年知縣趙士珩增修四十  
巴陵縣學在府治西南一統明洪武初知縣郎子支創建宣德  
中知縣秋成成化中知府吳節戴濟知縣江滿增修崇禎末燬  
於兵

八年知縣王國英選建石界正十年知縣武聯壁乾隆  
十年知縣劉十八年知縣王賄年二十一年邑紳劉代門等  
同作之光二十七年知縣李正計重修同治四年邑人十哲修  
國朝黃秀巴陵縣中學記邑郎居陽邑邑色孕才精厚志  
洪武初邑令鳴公子文安擇縣城外西北山焉邑名曰巴陵春秋釋奠以  
祀先聖而有明一代掇拾存於版之德在功業有甚者指  
不勝列而人及數擇也自丘聖廟斯齊宮崇榮五祀作祭有慶  
猶比日昇御微聖初攝制亦誠謹門牆猶白無無因  
猶怠荒廢數十年道旁觀者目爲自聖元伯久矣彌流羽士  
本聖學之教猶摩頂放斯其祠宇何若閭之弗堪南其  
門檻曰曰曰曰請以世道名教爲古今理當爲道厥  
所存學校乃儲士重地有世教之有者尚可漫然弗加之意  
已改其號曰石室堂皇瞻仰之有若神明聖門巍然以絕祀焉  
有助其學殿於石室高皇瞻仰敬指始諸學士亦各名之  
沖池鵠曰得人第的學士親繫成而自享耶空曰數拜以求  
湖南通志 卷六十四 學校

質書歌應縣者應運而興謂日變則必通之歲與太和與  
上道兩大端也存乎邑詞賦頌榮以存古斯民則當以  
昌黎先生誠得人道大端而固益益為政之旨猶相傳焉有  
見其傳譽譽其傳譽譽其傳譽譽其傳譽譽其傳譽譽其傳  
用安聖道可當斯矣

平江縣學曰縣治東百步一統宋紹興甲辰令龜公達子據之  
相繼而死治中縣令楊寅寶祐中攝縣事竹鴻子增修元至  
正中縣刀寧又換泰定中州尹趙澄心弘武略重修元末燬於  
兵明洪武初知縣劉順重建成化中知縣宋鑑宏治中知縣黃  
珍佩不克爲義父所賣而海若勿負鬻於簡編勿捨想於衾  
影明夫沿襲章句之末而不求身心實得猶將爲有志者惜焉  
而兄弟凌墮壞鄉里不齒之打撲尙賴官府懲之乎哉去守  
勤者之辭相慰安攝而識之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知縣鹿廷璽三十九年知縣伍士琪雍正

元年知縣楊世芳乾隆二十六年知縣黃立邦重修五十四

嘉慶十五年閩邑增修光緒五年邑人士重建

舊志 宋江

學記湖右之士盛於岳之十盛於平非其能自超於盛也教

養作成之素學後之功居多岳之屬縣四平江爲之冠學宮甚

冠焉居縣之中得地之陽山明水秀崇靈據抱規模玄偉氣象

軒裕堂曰進賢閣曰文明廟舍淵然神廟翼然儀門外崇制度

卑崇修其間日漸月摩踏仁詠義充然莫不有得此土之所

由昌也獨尊事先聖先師之宮因陋仍嚴惟將厚焉是不稱所

以奉達豆供淮獻也官於斯者誠不欲離而捐之賴事大體重舉

方煎熬於烈金迷逐於銷青廟自有拂暇反人多亮其力本至

也南豐費君鴻子爲都戶曹庶使吏部劉公數以其才命攝大

邑始全於境入謁大夫拜與興頤而思曰學宮若其能矣大成殿如

弗稱何更之未易取委之弗敢受也問聲幣則相如顧民力

財如何所取資獨有力捐濟資猛創置碑石爲之倡意應幾

乎然恐不我知者以不擇已也以爲要務以開民也盡誦於

庚臺以禮唯焉幾報可且屢化捐廉以備於是始潤其成邑之富者亦樂爲之助經始於寶甲申之秋八月落成於冬

之十一月文移不施告鑿不加準就厥基嚴而材良臻謹而

志於六十四學宮三書

## 濟南府志

## 卷六十四

## 學校二

## 學宮三

## 校舍四

## 學宮五

## 學宮六

## 學宮七

## 學宮八

## 學宮九

## 學宮十

## 學宮十一

## 學宮十二

## 學宮十三

## 學宮十四

## 學宮十五

## 學宮十六

往以兵革後圮弗治蓋墮壞之郡士多逃避或入海不收或

產收而官輒侵賣故雖微目理而力有不賦其兄弗治無怪也

平江岳壯縣學舍舊甲諸邑由乙卯至丁丑二十年間學田之

租或以廩兵分其半或以廩落流其額所入無幾是以廟宇漏

穿瘞無廢概嘗弗稱時楊君翁能實主學事變然以經理自

任而督於事力之乏怠遠不能一朝居戊寅春同知寇君文

德卒繼來此楊君力以請定局選之謂宰冷君文廟曰修文廟

用復預借歲收還委學途吳君與仁專第之其役始於是年六

月成於八月其費爲錢若干米若干石而用度猶缺三之一

冷君楊君皆學職吳君振道黃君公後咸有以補其不足而吳

君既躬擔工之事乃倍有餘力以賈計者百其數采不與其家

至於往來之貢糧屢屢日用飲食率取諸其家而用之未嘗以

咎于學恪鳴吁其知義也也夫處學校多矣每見郡縣閒職於

學者其廉儉且勤學焉以獎學焉以獎學焉以獎學焉以獎學

力已不尋見況肯私財而助公費乎吳君此舉真有子父以

家好國之意推是念也則異時當官而行其損已而益人約私

而裕公苦知其必能急夫起學校之廢而作新之楊君之績固

茂樹公財以其美矣君之力居多子公暇因閱其會計之籍

心竊嘉之而識其難未如此庶使卿大夫士知當務之爲急或

猶未有鄉學迨成周盛時以鄉三物教萬民而民之秀者又有

之於辟雍錦哉以道德禮讓相序切是以俊矣賢而飲食

福德之休四布草野美哉風之淳也沿至春秋教遂缺焉

平江縣重修學記宮之設非所甚急也叶曾不知聖賢光祀典已也蓋

昔曾公誠政洪化與舉乎其下不以迂緩視之則以因循廢

之矣是豈尋常輕棄臺池比歲不可無述吾請諸郡太守善革

馬令與諸生各以所宜圖實而可以順之乎載具統被表衣用王者事

也實與之士未迄於成縣令有功於學乃能不日成之是可責

也謂子弟在廟巷夫子亟稱其賢宮殿之設非所甚急也叶曾不知聖賢光祀典已也蓋

也人之尊夫子者比之數初之儕不容窺見宗廟百官之誥

不當想像其彷彿而可以陋惑之乎載具統被表衣用王者事

祭祀修建皆取給焉隨俗尚友因陋而葺學舍所以完固額有此  
自古及今告仍其舊所以惠多上至澤也然外邑之學往往

子於朝望日與廣文學嘉陳君堯章馬君進諸生於學宮講習會課一時俱取視聽者皆曉動色則予前日之取殿而修建者不日負爲地予頃子以刻鵝任溫溪不獲與漢昌子弟再事覲摩而修建之意猶約略記之如此康熙四十四年仲夏二

日

記

臨湘縣學在縣治西南一統明洪武中知縣馬傑創建天順中知縣齊和成化中知縣鄧榮李殷嘉靖中知縣張璠尹仲儀萬曆中知縣張明儒增修崇禎木燬於兵

國朝康熙十年知縣潘大臺重建二十三年知縣陳澄度楊敬

閏六十年教諭王先舉乾隆三年知縣孫嶸重修道光二十四

年知縣劉德熙增修縣志記嘉慶不支久矣嘉靖三十年知縣周

遇來視事謂教諭子泰曰茲非教地耶教者政之私也政者教

之幹也教化以善教者也學不治教何以施教不施政何以立

湖南通志 卷六十四

學校三

學宮三 王

上

三十一年

或不立刑何以懲罪不措俗何以成乃子桂斯任也圖茲首歲

子泰曰茲事也予克總於久而固越五而學新是時少革子視學

工度材換於舊視務於久而固越五而學新是時少革子視學

其地觀其成也予爲之記大臨湘之邑弊而士力學者寡知縣

國能汝乎教諭子泰能宣乎教士去習而復其初是謂知本

爾矣舊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於斯而知所先後則雖天下可

也何有於臨湘乎子司教責者也故

記其大者其功用之細注於碑陰

華容縣學在縣治北

故

舊在縣治南宋嘉定中建明洪武初

增修崇禎木燬於兵

國朝康熙十九年知縣徐元禹重建五十年知縣楊王發雍正

十三年知縣董炎乾隆十二年知縣洪成王原洙增修

舊志

李東

陽華容縣重修學記岳州府華容縣學在縣治南舊地苦水國朝洪武初始遷於北一里許其地廣久乃浸圯大崩閒知縣

許榮淳修廟宇備祭器有意於學未逮也成化己亥湖廣按察使事李公从之申行部至縣詢於知縣絕德既致治績信謹等言善知學久不治健然曰吾事也若不以煩民乃取惠於官得白金數百而命府知事吳正甫其役復無無堂室以擴其署數十瓦甓木石稼宋丹堊剔朽除穢易為堅完煥然大新觀音改聞者易聽以為盛舉於是縣官僉儒合而言曰李公之功吾徒易最忘懷刻石紀事昭於後世俾引而無窮者吾徒事也兵部侍郎劉君時雍上京師則以諸君意屬于請為記予特士中有定將以為世用也然必養而後成故其平居窮理則請為記予特見而力足以守之於是出而應世酬物庶幾不失其正恐必難於取舍得失之際然後不為利害生死所移易自易及出而得遂變涵養成就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國家之養士知其不可易而成也故學校以居之傳傳以教之堂廡齋室之居處給饑食之制課之以書史文藝之業肄之以祭祀飲射之禮申之以孝悌忠厚廉恥之義日涵月沐使學成而德立然後祿而官之其厚必薄德勤而厚則如此士而櫟而僕食者念夫養我者之厚必薄德勤學以稱焉士曰其無負茲厥與茲舍也於是出而有守與貞則念夫爾我藏我者之重必致志竭効建功業以稱焉臣曰其無負此惟與此興也苟羣與旅天下可見科日必經其誠理不復顧求其以名臉易富貴科日必經其誠理不復顧求其以名臉易富貴所以自養哉華容文獻述多奇材倍器看撫科名列卿者踵相屬方聖天子渴賈闔閭治賢有司又振而承之俾學明教亦進德修業之基也惟名日有以名行功業不爲物翁卓然任天下事而鄉之士莫不爲美觀而吾之文不爲虛言者正國家建學養士之意哉亦非吾李公及予之心哉公旣子同舉進士以刑部員外郎出佐湖湘嘗預力邊防教荒除盜鉏耕華容素極有功啓民益不獨於學政而故就其書之鄧以諸具大學士李公記中已而郡邑長率以意增飾歲深尋就凡甲戌田侯本爲令事先師祠下壞壞而歛會歲潦不敷即得財天子申布功令獎勵學官第是一時淮內向化朝有賢師帥子何言雖然以予所復聞學宮所程斥斤尺寸之技無以性命志甫二期政通人和乃議修繕易以完置者故亨構星門新鑿者泮池新墻者聖城賢關三坊移復故址者文昌宮煥然改觀矣其費請發贍教民不知役其經始丁丑四月凡十面而誌事士民其歡也於是教諭魏顥訓導趙時舉謂是役也大有過於華容舊邦千里徵予記曰郡有以告多十今天子申布功令獎勵學官第是一時淮內向化朝有賢師帥子相期彼其言目周道也予嘗讀歐碑勤勤心性而世宗又頒示敬一錢賄於日月故知今博士業其費也不由其大而專事法